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五十五

天子之孝

重學校

宋仁宗初即位給兖州學田判國子監孫奭上言知兖州日建立學舍以延生徒至數百人臣雖以俸贍之然常不給乞給田十頃為學糧從之諸州給學田始此

臣按學田之設贍給生徒於國家所費至少而得

先王養士之意宋世諸州給學田自孫奭請之也
奭但請給于兖州一處而遂得通行於諸州傳曰
仁人之言其利溥哉孫奭斯言之謂矣司國計者
奈何忽諸
慶歷四年三月詔天下州縣立學行科舉新法時范仲
淹意欲復古勸學數言興學校本行實詔近臣議於是
宋祁等奏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名
實有司束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參考

衆說擇便於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修飭矣先策論則文詞者留心於治亂矣簡程式則閎博者得以馳騁矣問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帝從之至是乃詔天下州縣皆立學本道使者選部屬官爲敎授員不足取鄉里宿學有道業者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試舊嘗充試者百日而止試于州者令相保任有匿服犯刑虧行冒名等禁三場先策論次詩賦通考爲去取而罷帖經墨義

士通經術願對大義者試十道

夏四月作太學五月帝謁孔子判國子監王拱辰田況王洙余靖等言漢太學二百四十房千八百室生徒三萬人唐學舍亦千二百間今取才養士之法盛矣而國子監纔二百楹制度狹小不足以容諸以錫慶院為太學置內舍生二百人

初海陵人胡瑗為湖州教授訓人有法科條纖悉具備以身率先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

生如其子弟諸生每信愛如其父兄時方尚詞賦湖學獨立經義治事齋以敦實學及興太學詔下湖州取其法著為令式

臣按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古之制也古者以二十五家而建一學乃以天下之大而惟有一學可乎宋興之初其君若臣非無意于求治者而百年之間議不及此慶歴四年始詔天下州縣立學葢范仲淹之為政可謂知所先務矣夫古之

鄉舉里選之法所以不得行於今者以比閭族黨之制廢也比閭族黨之制所以廢者五等之侯不復建而十夫有溝八家同井之相親相援不可復矣雖有三物之所當興八刑之所當糾者不有師長孰為耳而目之乎今以百里數十里之地而始建一學焉是則古者侯國之學也而鄉里之中蕩然無有簡稽之者也此其為覈名實之道猶疎也古之取士以德行而今之取士以文章而所謂文

章者則又拘于聲病專于記誦而于修齊治平之道

蓋無所用之雖更之以先策論後詩賦而當時亦

遂有學子先爲策料之譏雖有善教如胡瑗知以

經義治事爲先務而士之敦實學者亦未必其濟

濟而興也此無他文與行終不出于一而教之之

術未備也誠有意于復古勸學則必自比閭族黨

法始矣

程顥論修學校尊師儒取士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

才為本宋興百餘年而教化未大醇人情未盡美士人徼謙退之節鄉閭無廉恥之行刑雖繁而姦不止官雖冗而材不足者此蓋學校之不修師儒之不尊無以風勸養勵之使然耳竊以去聖久遠師道不立儒者之學幾於廢熄惟朝廷崇尚教育之道則不日而復古者一道德以同風俗苟師學不正則道德何從而一方今人執私見家為異說支離經訓無復統一道之不明不行乃在于此臣謂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各以類舉及百執事

方岳州縣之吏悉心推訪凡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克備足為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皆以名聞其髙尚之士朝廷當厚禮延聘其餘命州縣敦遣萃於京師館之寛閑之宇豐其廩餼卹其家之有無以大臣之賢典領其事俾羣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敎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道務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

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于是者為成德又其次取材識明達可進于善者使日受其業稍久則舉其賢傑以備高任擇其學業大明德義可尊者為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始自藩府至于列郡擇士之願學民之俊秀者入學皆優其廩給而蠲其身役凡其有父母骨肉之養者亦通其優游往來以察其行其大不率教者斥之從役漸自太學及州郡之學擇其道業之成可為人師者使教于縣之學如州郡之制異日則十室

之鄉達于黨遂皆當修其庠序之制為之立師學者以次而察焉縣令每歲與學之師以鄉飲之禮會其鄉老學者衆推經明行修材能可任之士升于州之學以觀其實學荒行虧者罷歸而罪其吏與師其升于州而當者復其家之役郡守又歲與學之師行鄉飲酒之禮大會羣士以經義性行材能三物賓興其士于太學太學又聚而教之其學不明行不修與材之下者罷歸以為郡守學師之罪升于太學者亦聽其以時還鄉里復來

于學太學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謂之選士朝廷問之經以考其言試之職以觀其材然後辨論其等差而命之秩凡處郡縣之學與太學者皆滿三歲然後得充薦其自州郡升于太學者一歲而後薦其有學行超卓衆所信服者雖不處于學或處學而未久亦得備數論薦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耻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在州縣之學則先使其鄉里長老次及學校推之在太學者先使其同黨次及博士推之

其學之師與州縣之長無或專其私苟不以實其懷姦
罔上者師長皆除其仕籍終身不齒失者亦奪官二等
勿以赦及去職論州縣之長蒞事未滿半歲者皆不薦
士師皆取學者成否之分數為之賞罰凡公卿大夫之
子弟皆入學在京師者入太學在外者各入其所在州
之學謂之國子其有當補廕者並如舊制惟不選于學
者不授以職每歲諸路别言一路國子之秀者升于太
學其升而不當者罪其監司與州郡之師太學歲論國

子之有學行材能者于朝其在學賓興考試之法皆入選士國子自入學中外通及七年或大學五年年及三十以上所學不成者辨而為三等上者聽授以筦庫之任自非其後學業修進中於論選則不復使親民政其下者罷歸之雖歲滿願留學者亦聽其在外學七歲而不中升選者皆論致太學而考察之為二等之法國子之大不率教者亦斥罷之凡有職任之人其學業材行應薦者諸路及近侍以聞處之太學其論試亦如選士

之法取其賢能而進用之凡國子之有官者中選則增其秩臣謂既一以道德仁義教養之又専以行實材學升進之去其聲律小碎糊名謄録一切無義禮之弊不數年間學者靡然丕變矣豈惟得士浸廣天下風俗將日入醇正王化之本也

臣按程顥所論修學校尊師儒取士之法斟酌于周官王制比于范仲淹宋祁為能得其本原而益加密矣顥嘗上言庠序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

成天下令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士不本于鄉里而行實不修秀民不養于學校而人材多廢此葢詳言其措置之方也凡學之道嚴師為難正學廢弛師道不立一旦自成均以至閭塾列置一師其為人執私見家為異說也葢甚矣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苟推訪而延禮之則德行道藝聚于京師矣又有以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則

皆可以為人師矣然後自成均以至閭塾莫不得師而教之之具始可施焉而舉之之法始可嚴焉此大儒之言所為切實而有本舉而措之斯還至而立效茍為不然則學校非不立師儒非無人取士非不始于鄉里一切虛應故事而已

神宗熙寧四年立太學生三舍法宋初國子生以京朝七品以上子孫應廕者為之太學生以八品以下子孫及庶人子孫俊異者為之試論策經義如進士法及帝即

位毋意儒學以天下郡縣既皆有學歲時月各有試程其藝能以差次升舍其最優者為上舍免發解及禮部試而特賜之第遂專以此取士又以慶歷中嘗置太學內舍生二百人帝漸增至九百人至是因言者論太學假錫慶院西北廊甚湫隘乃盡以錫慶院及朝集院西廡建講書堂四自主判官外增置直講為十員率二員共講一經令中書遴選或主判官奏舉檯生員為三等始入太學為外舍定額為七百人外舍升內舍員三百

內舍升上舍員一百各執一經從所講官受學月考試其業優等以次升舍上舍免發解及禮部試召試賜第其正錄學諭以上舍生為之經各二員學行卓異者主判直講復薦之於中書除官其後增置八十齋齋三十人外舍生至二千人歲一試補內舍生間歲一試補上舍生彌封謄錄如貢舉法

時置諸路學官更新學制有司立為約束過於煩密劉摯上疏曰學校為育材首善之地教化所從出非行法

之所雖羣居衆聚帥而齊之不可無法亦有禮義存焉治天下者遇人以君子長者之道則下必有君子長者之行而應乎上若以小人犬彘遇之彼將以小人犬彘自為而況以此行於學校之間乎願罷其制

哲宗元祐元年命程頤孫覺顧臨同太學長貳看詳修定條制頤大槩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置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

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専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

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

臣按學校勸懲之法自唐虞即有司徒樂正二者之教成周並建四代之學自外而內自鄉而國髖撻其隋慢者簡稽其不率教者此固導之以思齊之美而非啟之以相爭之端也三舍之法葢倣古意其于考校之勤且嚴尚不逮于古也特所謂彌封謄錄者非惟不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學子而且

不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師長矣此不獨劉摯以為言而程顥亦曾言之者也若試士考定高下固與禮義相先之義無傷古亦有上中下士之異其廪餼特古之人以德行道藝為高下而後之人以其論策之中程式經義之明習與否為高下耳雖教之成亦未有以大過乎聲病記誦之學也程頤所以欲去之者正以德行為本文章為末成均首善之地教化之原不當區區競於其末也

朱熹學校貢舉私議畧曰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于鄉黨而達于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葢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令之為法不然雖有鄉舉而其取人之額不均又設太學利誘之一塗監試漕試附試詐冒之捷徑其所以教者既不本於德行之實而所謂藝者又皆無用之空言至于甚弊則所謂空言者又皆誕妄無稽而適足以敗壞學者之心志葢嘗思之必欲乘時改制以

漸復先王之舊則必如明道先生熈寧之議然後可以大正其本如曰未暇則莫若且均諸州之解額以定其志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罷去詞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以齊其業又使治經者必守家法命題者必依章句答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衆說而斷以己意學校則遴選實有道德之人使專教諭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徒至于制科詞科武舉之屬亦皆究其利病而頗更其制則有定志而無奔

競之風有實行而無空言之弊有實學而無不可用之材矣此其大畧也

臣按朱熹此議最為詳密其欲均減解額罷詞賦依章句與夫更制科詞科武舉之屬皆救當時之弊而為言而其立德行之科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治經者守家法答義者貫經文學校則遴選實有道德之人使專教諭以來實學則固千古不可易之常道也立德行之科欲以逐州新定解額之

半而又折其半以為德行之科明立所舉德行之目專委遂縣令佐從實搜訪此即古者鄉舉里選之遺意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謂合所當讀之書而分之以年使天下之士各以三年而共通其三四之一則亦若無甚難者欲以易詩書為一科子午年試之周禮儀禮及二戴禮為一科卯年試之春秋及三傳為一科酉年試之諸經皆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論則分諸子為四科而分年以附焉

策則諸史時務亦然則士無不通之經無不習之史皆可為當世用矣其治經必嵩家法者謂漢之諸儒專門名家各守師說不敢輕變但其守大拘不能精思明辯以求真是為病然近年以來習俗苟偷學無宗主今莫若討論諸經之說各立家法而皆以注疏為主如易則兼取胡瑗石介歐陽修王安石邵雍程頤張載呂大臨楊時書則兼取劉敞王安石蘇軾程頤楊時晁說之葉夢得吳棫薛

季宣呂祖謙詩則兼取歐陽修蘇軾程頤張載王安石呂大臨楊時呂祖謙周禮則劉敞王安石楊時儀禮則劉敞二戴禮記則劉敞程頤張載呂大臨春秋則啖助趙正陸淳孫明復劉敞程頤胡安國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則又皆有集解等書而蘇軾王雱吳棫胡寅等說亦可采焉此論因當時舉於學校者治經不復讀其經之本文與先儒之傳注而但取近時科舉中選之文諷誦摹倣而發真

切中習俗之病熹固云以注疏為主而當時諸家之說即蘇軾王安石雱亦所不廢可以見窮經之難非專一家無以致精而非兼討衆家亦無以名一家也而近世之治經者不惟分經子史之年而盡通之為甚難即專一經而不讀本文不習注疏僅摹倣剽竊於近科中選之文即有知章句傳注者直抄寫而無復體會雖治經而未嘗覩全經雖作文而不適于實用此學校所以日卑經術所以日

陋而人材所以不振之故也豈非司教者之責哉

熹又曰古者聖王設為學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國大小有序使其民無不入乎其中而受學焉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皆因其天賦之秉彝而為之品節以開導而勸勉之使其明諸心修諸身行於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推之以達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際必無不盡其分焉者及其學之既成則又與其賢且能者置之列位是以當是之時義理休明風俗醇厚而公卿大夫列

士之選無不得其人焉此先王學校之官所以為政事之本道德之歸而不可以廢焉者也至於後世學校之設雖或不興乎先王之時然其師之所以教子弟之所以學則皆忘本逐末懷利去義而無復先王之意以故學校之名雖在而其實不舉其效至于風俗日敝人材日衰雖以漢唐之盛隆而無以彷彿乎三代之叔季然猶莫有察其所以然者顧逐以學校為虛文而無所與於道德政理之實於是為士者求道於老子釋氏之門

為吏者責治乎簿書期會之際蓋學校之僅存而不至於遂廢者亦無幾耳

臣按老釋之學所以日盛者賢知之士方其在學校之中則既厭薄科舉之文而學校之所重其實則止於此及其當官任職則簿書期會不得有毫釐之差而此外更無可自効者試求諸老釋之説則固有超然遠出於鄙儒俗吏者矣浸淫汩没乎其中而若將有得焉為之誘致吾徒而叛棄焉鼓

動人主而尊尚焉雖窮鄉僻壤而老釋之宫相望
比于古之二十五家為閭閭有塾者不啻倍蓰之
矣百里之地學舍僅處其一焉老死而不得瞻拜
先聖先師者十之八九老死而不得瞻拜老子釋
家者十無一二也生而不聞學校之鐘鼓管弦者
雖都邑之士有之生而不聞老釋之步虛梵唱者
雖鄙邑之民無之也尚可謂吾徒有人乎吾道未
墮乎故曰彼之所以盛此之所以衰也夫吾道之

于異端猶元氣之于邪氣也邪之所湊元氣必虛今欲使二氏之邪不足以干吾道之正也使學校之士所求者必道德政理之實而無徒以科舉之文當官受任有以致乎其用而無徒以簿書期會為稱職也雖俛焉日有孜孜而不足將終身焉而不能自已又何暇求之二氏之説乎然則崇學校者非徒以名而已虞書五教周官三物所終日誦説者在是而所以取之者不在乎是所以用之者

不必以是也此學校之所以僅存而遠不逮老釋之宮之盛也

吕祖謙曰先王之制度雖自秦漢以來皆弛壞廢絶然其他如禮樂法度尚可因影見形因枝葉可以尋根本惟是學校幾乎與先王全然背馳不可復考如唐虞三代設教與後世學校大段不同只舉學官一事可見在舜時命夔典樂教冑子在周時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何故皆是掌樂之官

掌教蓋其優游涵養鼓舞動蕩有以深入人心處却不是設一箇官司自秦漢以後錯把作官司看故與唐虞三代題目自别雖足以善人之形而不足以善人之心雖是法度具舉然亦不過以法制相臨都無深入人心道理大抵教與政自是兩事後世錯認便把教做政看且如周禮一書設官設教所以使民若師氏保氏大司樂大胥小胥之類所教者不過是國子然當時所謂鄉遂所以興賢能在周三百六十之官並不見有設教之

官雖是州序黨遂畧見于周禮然而未嘗見其州序是何人掌之其法又何如先王之意只緣不是官司凡領於六官者皆是法之所寓惟學校之官不領於六官非簿書期會之事其上者三公論道不載于書其下者學官設教不領于六官葢此二者皆是事大體重非官司所領惟是國子是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凌德實悖天道不可不設官以教養之然而均非有司簿書期會之可領要當識先王之意雖非六官之所掌而所以設

教未嘗有理無事有體無用本末亦自備見但不官聯官屬之耳舜之時自國子之外畧不見其掌教之官然庶頑讒説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如此之備在周人學官雖不領于一屬然而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强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始終備具至于不率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又見體用本末無窮

大抵學校大意唐虞三代以前不做官司看秦漢以後却做官司看所以後世之學不可推尋求之唐虞三代足矣秦漢之事當束之不觀大抵看後世秦漢一段錯認教為政全然背馳自秦至五代好文之君時復能舉如武帝表章六經興太學不足論如光武為諸生投戈講義初建三雝亦不足論如後魏孝文遷都洛陽欲改易風俗亦不足論如唐太宗貞觀之初功成治定將欲文飾治具廣學舍千二百區遊學者至八千餘人亦不

足道都是鋪張顯設以為美觀惟是擾攘之國僻陋之邦剛明之君其視學校若敝屣斷梗然而有不能已者見得義理之在人心不可已處武帝光武魏孝文唐太宗是文飾治具其去唐虞三代却遠却是擾攘之時剛武之君偏迫之國本不理會如南北朝雖是草創若不足觀却不是文飾自有一箇不能已處其去唐虞三代學校却近惜乎無鴻儒碩師發明之

臣按東萊所論古今學校之異考究經史而發微

闡幽程朱疏義所未及也古之大夫致仕教于鄉里其人自有爵秩非可定屬于何官為不敢煩以政豈可復責之以簿書期會乎惟其為師長而不為官司故施教者與受教者俱有和順從容無所勉强之意若作官司看其勢遂相懸其事皆煩文又不特此鄉則曰鄉師比則曰比長雖官司也亦以師長名之先王之意葢有在矣學者但知三代以後興學校重師儒者莫如漢孝武光武魏孝文

唐太宗為能舉累代之曠典稱一時之盛事究其鋪張顯設于以文致治平可耳先王所為降德於衆兆民者不若是之震而矜之也惟是偏隅之主反側擾攘之餘宜無暇以及此時復有及之者而三綱五常之道卒亦未嘗泯滅於當此之時學者能深體此意固不必文王而後興而人君能深體此意則不徒以是為史冊觀美所以長育人才者以師長之教而非官司之政也則庶乎其君子豹

變小人革面者矣

張栻曰先王所以建學造士之本意葢將使士者講夫仁義禮智之彜以明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以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事葢甚大矣而為之則有其序教之則有其方故必先使之從事於小學習乎六藝之節講乎為弟為子之職而躬行乎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周旋乎俎豆羽籥之間優游乎絃歌誦讀之際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齊其耳目一其心志所

謂大學之道格物致知者由是可以進焉至於物格知至而仁義禮智之彜得于其性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皆以不亂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宜者此先王之所以教而三代之所以治後世不可以跂及者也後世之學校朝夕所講不過綴緝文辭以為規取利祿之計亦與古人之道大戾矣上之人所以教養成就之者夫豈端為是哉

許衡曰先王設學校養育人材以濟天下之用及其弊

也科目之法愈嚴密而士之進于此者愈巧以至編摩字樣期于必中上之人不以人材待天下之士下之人應此者亦豈仁人君子之用心也哉雖得何益于用上下相待其弊如此欲使生靈蒙福其可得乎先王設學校後世亦設學校但不知先王何為而設也上所以教人人所以為學皆本于天理民彛無他教也無異學也

臣按張栻許衡皆以近世學校取士非先王造士育才之本意綴緝文辭以規利禄編摩字樣以竊

科名其所講求者大戾于古人之道其待之者之密而得之者之巧均非仁人君子之用心可為言之痛切者矣然皆未有說焉以草其弊而復於古初之盛也即而論之今之學校所以取士者已勝于漢唐以來之所以取士者矣何也五經四子之書修齊治平之要言也程朱傳注五經四子之指南也讀書窮理又程朱之所示人以最切者也於是而窮極乎諸儒之學問淵源則有性理大全一

書矣於是而參稽乎古今之成敗而折衷於所以致此者之是非得失則有司馬光之通鑑朱熹之綱目真德秀之大學衍義矣此皆學宮之所以教士而為士子者果於是乎無所不通則三才之道上下數千年之治法學之而有獲監之而無愆希聖希賢亦不難矣如或未能然也彝倫之重大故不至于乖張書卷之氣亦足以變化人之氣質因其言以求其所以言者則在乎主司有知人之明

務乎其實而無徒務乎其名則在賢師長之勸課也

元仁宗時方以科舉取士説者謂治平可力致集賢修撰虞集獨謂當治其源因會議學校乃上議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學校者士之所受教以至于成德達材者也今天下學官猥以資格授强加之諸生之上而名之曰師爾有司弗信之生徒弗信之於學校無益也如此而望師道之立可乎下州小邑之士無所見聞父兄所以

導其子弟初無必為學問之實意師友之遊從亦莫辨其邪正然則所謂賢才者非自天降地出安有可望之理哉為今之計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修成德者身師尊之至誠懇惻以求之其德化之及庶乎有所觀感也其次則求夫操履近正而不為詭異駭俗者確守先儒經義師說而不敢妄為奇論者衆所敬服而非鄉愿之徒者延致之日諷誦其書使學者習之入耳著心以正其本則他日亦當有所發也其次則取鄉貢至京師罷歸

者其議論文藝猶足以聳動其人非若泛泛莫知根抵者矣

臣按周官大宰之職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鄭氏以為即諸侯之師氏保氏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四曰聯師儒注云師儒鄉里教以道藝者孔頴達以為以其鄉立庠州黨及遂皆立序致仕賢者使教鄉閭子弟鄉閭子弟皆相聯合同就師儒故曰聯師儒也又

按保氏掌教國子以道故云教以道藝也詳二官之文則古之為師者或名德至行以家學而世其官或致仕居鄉而教其子弟必非猥用貲格強加之諸生之上程頤欲徵集羣儒萃于京師講明正學然後擇其學業大明德義可尊者為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葢師得其人不患教化不行人材不出所謂師嚴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者也然謂之嚴者人嚴之古者詔于天子無北面而

今之監司郡守輒以奴隷視學校之官而學校之官黽僶苟保其微禄於殘喘之日尚安望其施教化乎此虞集所以欲使守令求經明行修成徳之士身師尊之也葢當時之弊則已然矣

仁宗延祐元年復以齋履謙為國子司業初履謙與吳澄俱在國學既罷去學制稍廢至是復以履謙為司業乃酌舊制議立升齋積分之法每季考其學行以次第升既升上齋踰再歲始與私試辭理俱優者一分辭平

理優者為半分歲終積至八分者為高等禮部集賢歲選六人以貢帝從其議

臣按升齋積分即三舍法而小變其說也但宋之上舍生免發解及禮部試召試賜第無異今之中式舉人其彌封謄錄亦一如貢舉法且試而後升舍與既升齋而積分為不同也今若參用其制則積分合在升齋之前惟高等始得升齋既升上齋滿歲試之如貢舉法試題畧倣博學宏詞科舊目

中式者免禮部試召試賜第與進士一體亦所以重國學拔異才也昔吳澄為司業用程純公學校奏疏胡文定公六學教法朱文公學校議約為四條一經學二行實三文藝四治事皆有裨教法云

養老附

禮記王制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

孔穎達疏曰人君養老有四種一是養三老五更二

是子孫為國難而死主養死者父祖三是養致仕之老四是引户校年養庶人之老天子視學之年養老一歳有七謂四時皆養老按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春合舞秋合聲必遂養老通前為六又世子云凡視學必遂養老是總為七也燕者殽烝於俎行一獻之禮坐而飲酒以至于醉以虞氏帝道弘大故養老以燕禮饗則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依尊卑而為獻取數畢而已夏貴尚于禮故養老以饗禮相養敬也食者不飲

酒饗大牢以禮食之殷人質素威儀簡少故養老以食禮周人備三代之禮而兼用之春夏用虞氏燕禮夏后氏饗禮秋冬用殷人食禮以周極文故兼用三代之法也

臣按燕禮有二種若燕同姓夜則飲之其於異姓讓之而止饗禮有四饗上公則房烝九獻其禮兼燕與食饗王親戚及諸侯之臣國語曰親戚宴饗則有殽烝謂以燕禮而饗也其外國使臣王不親

饗以牲體委與之也惟饗宿衛及耆老孤子則以醉為度也食禮有二有禮食大行（周禮大行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諸侯食禮九舉及公食大夫也有燕食臣下自與賓客旦夕共食也孔穎達以為此燕饗食致仕之老則當用正饗正食正燕之禮以其有賢德者不可以褻禮待之其死事之老不必有德又是老人不宜久立當用折俎之饗燕食之食老人不合夜飲當用異姓之燕禮（臣）以為三老五更是賢德

之著者則亦必用正饗正燕正食之禮庶人之老但校户引年不必有德亦當用折俎之饗燕食之食異姓之燕也

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

臣按此一條鄭注孔疏以爲子孫死國難而王養其祖父盧植王肅等以爲養庶人之老所以然者養三老五更必于大學則無於鄉於國之養大夫七十而致仕則無五十六十之義也養死事者之

祖父與庶人之老其禮當同但死事之家自不從力政不與服戎而庶人則有養於鄉者不從力政養於國者不與服戎之異耳年彌高者養彌厚養彌厚者禮彌尊於斯二者之老且然而況老更及致仕之大夫乎凡天子諸侯之禮皆有降殺而養老之禮無降殺者禮自老者而起不自養之者而起所為天下之達尊也

五十異與少者殊粻音張六十宿肉恒隔日備七十貳膳每有副貳八十

常珍食加珍味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修皆預為送終之備唯絞紟衾冒所以斂者死而後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鄉七十杖于國八十杖于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七十不俟朝不待朝事畢八十月告存告問存否九十日有秩日致常膳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五十

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唯衰麻為喪

臣按疏自五十異粻以下雜記卿大夫士及庶人年老節制在家奉養之法隨年為品也夫以養老之禮歲惟七舉而八十以上筋力既衰則又不得至于學而受之於家則是先王尚齒之事有所未備而教孝之意有所未安也於是乎導其妻子使養其老凡飲食起居之事悉與少壯者不同所以為仁之至義之盡而所以推廣其敬親之心者為

無窮也

有虞氏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夏后氏養國老于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于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于東膠養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

臣按方慤曰四代之養老必以學何也蓋王者之養老所以教天下之孝也孝者所以盡乎子道而父子者人倫之始也學所以明人倫而已教之以

養老不亦宜乎此虞夏殷周養老之處所以未之或改也上下以尊卑言之東西以方言之左右以位言之各惟其所上而相異其名要其實則大學小學而已所以國老庶老皆養之于學者專以老老為教所以國老養之大學庶老養之小學者於老老之中而寓貴貴尊賢之義也

凡三王養老皆引年

陳澔集說曰四海之内老者衆矣安得人人而養之

待國老庶老之禮畢即行引戶校年之令而恩賜其老者焉

臣按鄭氏以為老人衆多非賢不可皆養則所謂引戶校年而養庶人之老是其人雖不必有三老五更與致仕大夫之德行而亦賢于鄉人者矣此又於禮成之後引戶校年而行復除之令也又可以不崇朝而遍四海者也

文王世子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

禮修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

孔穎達疏曰此一節申說視學養老之義記事謂聖人親行養老之禮記序前代之事也慮謀也大謂孝弟也言謀慮于養老之事是本于孝弟故也適饌省醴是愛而又敬也遂發咏焉而自迎之如見父兄之禮也既迎又親獻醴薦饌是修於孝養故也既歌而語是紀錄德音之義亦存天下之大義也樂闋而又命諸臣各行此禮是終之以仁心也

臣按于燕之末而又因以命畿外諸侯畿內羣吏各奉行此禮則經所謂德教加於百姓者天子以一人倡之而諸侯羣吏莫不率之以至於鄉師黨正亦有正齒位飲酒之禮則舉之愈勤而推之愈廣矣今鄉飲酒禮以有司虛應故事僅存什一于千百而大學老更之席廢而不修此固無古今之異不可以迂闊而置不講者也

漢明帝永平二年冬十月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

為三老知天地人三才為三老桓榮為五更知五行更代為五更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於大學講堂天子迎于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漱以潔口祝哽食噎咽中也在前未食前祝饐食窒氣不通也在後已食後五更南面三公進供禮亦如之禮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為去聲下說天子自為共下說書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辟雍四門外水圜繞以節觀者門外皆有橋觀者在水外故云而觀聽

者葢億萬計於是下詔賜榮爵關內侯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賜天下三老謂鄉縣之三老見職役條酒人一石肉四十斤上自為太子受尚書於桓榮及即帝位猶尊榮以師禮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數百人上親自執業諸生或避位猶言出席發難上謙曰太師在是既罷悉以大官供具賜太常家榮每疾病帝輒遣使者存問大官太醫相望於道及疾篤上疏謝恩讓還爵土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擁經而

前擁持經書而前進撫榮埀涕賜以牀茵帷帳刀劒衣被良久乃去

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八月親養三老五更於明堂詔以司徒尉元為三老大鴻臚卿游明根為五更帝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爵而饋肅拜五更且乞言焉元明根勸以孝友化民又養庶老國老於階下禮畢各賜元明根以步挽車及衣服祿三老以上公五更以元卿

周武帝保定三年將視學以太傅燕國公于謹為三老

仍賜以延年杖遂幸大學謹入門帝迎拜于門屏之間謹答拜有司設三老席於中楹兩楹之間南向大師宇文護升階設几謹升席南面憑几而坐大司馬豆盧寧升階正舄履也帝升階立於斧扆形如屏風畫為斧文之前西面有司進饌帝跪設醬豆親為袒割謹食畢帝親跪授爵以酳有司撤訖帝北面立而訪道謹起立於席後對曰木受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明王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又曰去食去兵信不可去願陛下守信勿失又曰有功

必賞有罪必罰則為善者日進為惡者日止又曰言行者立身之基願陛下三思而言九慮而行勿使有過天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莫不知願陛下慎之帝再拜受言謹答拜禮成而出

臣按三代而下行養老乞言之禮者惟漢明帝魏孝文周武帝三君而已若魏主曹髦亦且養老乞言于學蓋不足述也在先王之世一歲而七舉行故以為常事而不書在後世曠數千百年而一再

見宜史臣之大書特書以垂勸于願治之君稽古之士舉而行之罔俾三君專美者也而尹起莘綱目發明于魏孝文無褒貶之詞于周孝武則以其大權不預祇事虛文而于漢明則深嘉而亟予之者豈非其繼志述事之孝足以光前裕後非二君之所可及者哉起莘之言曰光武中興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其畱意于文治久矣末年肇建三雍未及臨饗明帝繼之舉宗祀望雲物行大射養老之

禮東都文物于是彬彬可觀書之于策足爲美稱
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光武以之又曰昭哉嗣
服繩其祖武顯宗有焉
以上重學校養老附

御定孝經衍義卷五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五十六七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修撰臣陳初哲

謄錄監生臣劉復善

御定孝經衍義卷五十六

天子之孝

崇聖學

臣按經言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此通貴賤言之也夫以君親之嚴自于天性敬寡悦衆四海皆準然猶不可以不學也易乾之德大矣至矣而九二學以聚之此以知性之至貴者人人之

最靈秀者聖然未有不勤學者也學記曰人不學不知道故立身行道莫善于學帝王之學國政治忽民生休戚之本正其本則萬事理故廣敬之道在崇聖學考鏡得失講明道義于六經見天地之心于諸史觀古今之迹細旃廣厦之間所裨益良多矣附講筵載籍所傳聖賢已試之成法格物窮理時惟古訓四庫之書務期完備通經之士典領校讐以資乙夜觀覽附經籍

易乾象傳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朱熹本義曰天一而已但言天行則見其一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若重復之象非至健不能也君子法之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則自強而不息矣

臣按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行健也純亦不已君子以自強不息也天之蒼然者豈有憑乎大氣舉之而已惟不息故也繫辭曰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健故不息以聖人學問言之此心之中天理精明

之謂強天理貫徹之謂不息所以一日二日有萬幾而不覺其煩瑣細碎者一以兢兢業業之心處之而無幾微暇逸之意間斷于其間也故九五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

大畜卦名彖傳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程頤傳曰乾體剛健艮體篤實人之才剛健篤實則所畜能大充實而有輝光畜之不已則其德日新也

象傳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

德

魏了翁曰天在山中譬則心之體也聞一言焉見一行焉審問而謹思明辨而篤行即所以畜其心之德蓋畜乃所以養新而新非自外至也昭昭之多止於所不見是以愈畜而愈大

臣按畜有大小則學問有淺深故舊注曰凡物既厭而退者弱也既榮而隕者薄也比必有所畜者風行天上以散為畜君子以懿文德此畜之小者

也學士大夫之事也有无妄然後可畜者天在山中以止為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畜之大者也聖功典學之事也大可以兼小故篤行之中有輝光焉是即大畜之懿文德也小亦與大同體故小畜亦非剛健者不能也詩書六藝之文乃前言之大者堯舜禹湯文武乃往行之大者識者尊其所聞而黙識於中非徒為佔畢之學也所識愈多所畜愈大則富有日新而光輝發越矣

此所以藏之深而守之固者也此所以君天下子萬民時措之而皆宜者也

大壯卦名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朱熹曰雷在天上是甚生威嚴人之克己能如雷在天上則威嚴果決以去其惡而必為善若半上落下則不濟事何以為君子須是如雷在天上方能克去非禮

張希獻曰雷之威本震而在天上乃雷聲之壯盛者也君子有浩然之氣剛大以直其動以天然後能非

禮弗履苟非禮而履則猶雷非時而震又何足以為君子之大壯哉

臣按胡炳文曰勝人者血氣之強自勝者義理之強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此克己復禮之目也復者雷在地中之象也至大壯則不待於禁止之而自然弗履者也經曰禮者敬而已矣商頌言聖敬日躋丹書師尚父授武王言敬勝怠者吉皆以沉勇果決為進德脩業之事如日不邇

聲色不殖貨利用人惟已改過不吝湯之所以自勝也盤盂几杖刀劍户牖銘以自誡武之所以自勝也此則雷霆之威儼然在上而必不輕震與天之主宰乎萬物無異也大壯之六爻皆以過于壯為誡而大象獨有取于壯者理義血氣之分自勝勝人之異也

書說命下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呂祖謙曰學問之博貴有實用非徒爲觀美也大而建立大經經綸大業彌綸大化至於贊天地化育皆所謂建事也此所謂有用之學否則所聞雖多亦奚以爲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

陳櫟曰驕與怠最害於學驕則志盈善不可入怠則志惰功不可進學不謙卑退遜則無以爲入門一於謙退而不務時敏則又不能進步遜則不驕敏則不

怠遜而濟以敏厥脩所以來也道我所固有非自外來來云者如斯仁至矣之謂也積云者如由有諸已之信而進於克實之美也

惟斅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

蔡沈傳曰斅教也言教人居學之半蓋道積厥躬者體之立斅學於人者用之行兼體用合內外而後聖學可全也始之自學學也終之教人亦學也一念終始常在於學無少間斷則德之所脩有不知其然而

然者矣

臣按六經言學自此始朱子嘗言傅説此段説為學工夫極精密又言遜順其志入於事中低心下意子細理會既遜其志又須時敏或作或輟亦不濟事又戒以允懷於兹二者則道乃積於厥躬積者來得件數多也然其所學者非他古訓也先王之成憲也古訓者二典三謨之類先王成憲者成湯之典刑也葢以經籍之要言祖宗之前事為準

的則所學者不至於惝怳而無據汗漫而不收矣然其始之自學也則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而其終以教人也則曰厥德脩罔覺葢兼體用合外內之學也其所謂多聞者豈但以辭章誦習其所謂罔覺者豈入於幽虛空寂也哉

詩周頌敬之篇名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弼通時仔音茲肩示我顯德行

嚴粲曰佛謂之弼者言正救其失不專順從之也學

記云其求之也彿彿不順也猶孟子所謂法家拂士也仔肩為負荷之意

臣按成王因羣臣進戒而承之以謙自謂於事物之理不聰而有所不及知不敬而有所不能行故當強勉學問日有所成月有所長以明其明德繼續不已以至於無所不及知無所不能行而又言已當從學於賢人君子輔弼是任示我以顯明之德行則可以見學問政事之出於一致而日就月

將者即說命所謂時敏緝熙者即說命所謂道積厥躬而始終虛已以求輔弼之助即說命所謂遜志也成王此時於學問根源已自見徹又能言其工夫之縝密如此此所以紹緝熙敬止之家法而為周之盛王也昊天有成命曰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是自責於已之效也載見曰俾緝熙於純嘏是外資於人之效也成王之繼序不忘永世克孝豈不大哉

大學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

朱熹曰知止如知為子而必孝知為臣而必忠能得自身親為忠孝之事若徒知此道理至於事親之際為私欲所汩不能盡其孝事君之際為利祿所汩不能盡其忠便不是能得矣能慮是見得此事合當如此做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

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朱熹曰致知誠意是學者兩關致知乃夢與覺之關誠意乃善與惡之關透得致知之關則覺不然則夢透得誠意之關則善不然則惡格物窮理有一物便有一理窮得到後遇事觸物皆是此理事君便忠事親便孝居處便恭執事便敬與人便忠以至參前倚

衡無往而不見若窮不至則所見不真外雖為善而内實為惡或問物者理之所在人所必有而不能無者何者為切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皆人所不能無者但學者須要窮格得盡事父母則當盡其孝處兄弟則當盡其友如此之類須是要見得盡若有一毫不盡便是窮格不至也

臣按朱熹序以為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作之君師以司教化

之權說命言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則是成已而不能成物者得其半而失其半也天子之元子他日即繼世之天子天子之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他日皆有教人之責然苟非躬行仁義禮智之道以得仁義禮智之德則自居室之近且或違之欲以放之四海不可得矣故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蓋不但儲皇之重齒讓於太學雖天子亦有臨雍釋

奠憲老乞言之時也庶人即凡民之俊秀者鄉老所獻之賢能也大學以明德新民止至善為綱領而綱領之中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條目自家以下皆為新民之事自脩身以上為明明德之事明德新民皆當止至善而其所以得止於至善之由要在於知蓋於事事物物皆知其所當止之理即物格而知至也苟非致知格物之功則天下事物可否混淆是非貿亂皆

以為善為之而不自知其陷於惡者矣故三綱領以為始而八條目言致知在格物乃所以探其端也堯舜禹湯文武六君子者聰明天縱其於事物之理生而知之豈復幾微之惑毫髮之憾而精一執中之訓為帝王授受之統夫所謂中者亦即事物之理所當止之處所謂精一者亦即所以窮至事物之理而所謂執者又豈外於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哉後聖有作其於為學之方教人之術固

無能舍是而他求矣

傳之二章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或問盤之有銘何也朱熹曰盤者常用之器銘者自警之詞也古之聖賢兢兢業業固無時而不戒謹恐懼然猶恐其怠忽而或忘之也是以於其常用之器各因其事而刻銘以致戒焉欲其常接乎目每警乎心而不至於怨忘也昔成湯所以反之而至於聖者正惟有得於此其後周之武王踐阼之初受師尚父

丹書之戒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退即於其几席觴豆刀劍户牖莫不銘焉蓋聞湯之風而興起者今其遺語尚幸頗見於禮書願治之君志學之士皆不可以莫之考也

陳櫟曰德日新之藴自仲虺發之湯采之為此銘伊尹又本之告大甲曰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說者謂孟子所言萊朱即仲虺與斯道之傳者也明明德為體新民為用體用原不相離故於平天下以

明明德於天下為言由體而達於用同一新也移明
已德之明字以言明民德又移新民之新字以言新已
志體用之不可相離可見矣
臣按盤銘日新之義朱熹之言備矣陳櫟發明日
新一語謂采之仲虺之誥亦先儒所未及也湯因
仲虺之誥而有銘武王受丹書之戒而有銘聖哲
之恭已虛受先後同揆矣大戴禮武王踐阼篇武
王踐阼三日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帝之道

可得而見與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王齊三日師尚父奉書而入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而為戒書於席四端而為銘焉銘曰安樂必敬無行可悔一反一側亦不可不志殷監不遠視爾所代鑑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盤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

可捄也楹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牖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禮皇天敬以先時劒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銘凡十有四令摘其辭義之易知者於此

傳之六章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去聲）惡臭如好（去聲）好色此之謂自謙（讀慊）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朱熹章句注曰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毋者禁止之

辭自欺云者知為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謙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脩者知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已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為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

陳櫟曰周子云幾善惡以所獨知乃念頭初萌動善

惡誠偽所由分之幾微處必審察於此以實為善去惡如別岐途之始分處起脚不差行方能由乎正路否則起脚處一差差毫釐而謬千里矣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臣按經言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言知至而后意誠而致知闕傳朱熹既取程頤窮理之說以補之而其用力之方則又著於或問以為或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

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必其表裡精粗無所不盡而又推其類以通之至於一旦豁然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理精微之所極而吾之聰明睿智亦皆有以極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此一段議論專為世儒有以扞禦外物為格物而發其所為考之

事為之著察之念慮之微求之文字之中索之講論之際四者乃致知格物之條目也知既致則夫善惡之所在可好可惡之必然者皆有以識之矣故第六章不曰所謂誠其意在致其知而直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必慎獨此之自欺不過一念之因循苟且於須臾之頃纎芥之微分治忽耳而用人行政之際其利害遂有不可勝言者如齊宣王不能充不忍一牛之心以愛百姓又自知其好

勇好貨好色之疾而不能自克以至後世凡屬進賢退不肖往往依違不決者非必忠佞邪正之莫之辯也平天下傳所云見賢不能舉舉而不能先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皆於務決去求必得之義若相反者是故意者心之所發而君子之必慎其獨則在須臾之頃纖芥之微將然未然之際葢有幾焉不敢恃其知之已至而聽其所自為也故經言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

意誠而傳以毋自欺而必謹其獨申焉

論語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朱熹曰學矣而不習則表裏扞格而無以致其學之之道習矣而不時則工夫間斷而無以成其習之之功是其胸中雖欲勉焉以自進亦且枯燥生澁而無可嗜之味危殆杌隉而無可即之安矣故既學矣又必以時習之則其心與理相涵而所知者益精身與事相安而所能者益固必有自得於心而不能以語

人者是其中心油然悅懌之味雖芻豢之悅於口不足以喻其美矣

臣按說命言時敏周頌言緝熙魯論二十篇之發端首言時習聖人之言未嘗不同其旨也然則工夫一有間斷即有罅隙方寸外馳耳目內誘無方之欲雜然而申之矣積時而日積日而月積月而歲皆學之時也不可以或之止也若一歲之間偶作而旋輟或一日之間始勤而終怠學之時有限

而不學之時無窮也一暴十寒其存者幾何而尚有悅心之趣哉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臣按如不及謂常如有所不及如大禹惜寸陰成湯檢身若不及成王夙夜不逮亦遜敏交至之意也

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朱熹曰視聽言動之間所當為者皆理也所不當為

者皆非禮也其非禮則勿以止焉則是克已之私而復于禮矣其非禮而勿視聽者防其自外入而動於內也非禮而勿言動者謹其自內出而接於外也內外交進為仁之功盡矣所以用力其機特在勿與不勿之間而已自是而反則為天理自是而流則為人欲自是而克念則為聖自是而罔念則為狂特毫忽之間耳學者可不謹其所操哉

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

人

程頤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唯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何曰此儼若思時也

朱熹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如富壽康寧人之所欲死亡貧苦人之所惡所欲者必以同於人所惡者不以加於人或問以刑加人豈人所欲便是不恕曰伊

川云恕字兼忠字説忠是盡己而後推之為恕夫以刑加人其人實有罪其心亦自以為當然故以刑加之而非強所不欲也其不欲被刑乃其私心若其真心既以犯罪亦自知其當刑矣今人只為不理會忠而徒為恕其弊只是姑息

臣按克己復禮仁也與出門如賓承事如祭皆古語而夫子稱之以告顔淵仲弓葢聖賢學問必有所本也經言禮者敬而已矣唐虞夏商周之書堯

舜禹湯文武臯夔稷契伊萊姬吕之君臣相與咨嗟儆戒殆無時無地忘此敬之一字者幽厲之衰如衞武公之作抑戒風之有淇澳於變風變雅之中猶存此意春秋賢士大夫亦類能舉此决人之善敗我夫子始貫穿融洽與顔冉之徒講習討論期之以進於聖人之域晚乃傳之曾氏至於孟子後乎孟子者自晚周秦漢以至五季其年數之久遠非無特起受命之君因時致治同力一心之臣

隨世立功亦各道揚休問炳煥史冊以語於學問精微之際不知其可也自乾道紹興而後濂洛關閩諸儒者出而聖人之學於是乎明白較著皆有以得不傳之意於遺經而程朱二氏其尤可為純粹以精者也原其學術之正大上足以成就君德致堯舜禹湯文武之盛下足以明倫敷教如皐夔稷契伊萊姬呂之所以澤其民其言之見於當時垂於後世固皆學者之所奉為金科玉律而其傳

註之文所以闡發聖賢之藴者又為學者之所憑以為相湔所緣以為階梯而不可以須臾離者也程頤於仲弓問仁章發明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之説則所謂見賔承祭者亦庶幾于欽而出于安恭而出于允而非以勉強拘束為敬矣朱熹以人情莫不欲富壽康寧釋不欲勿施之義而又本程頤恕須兼忠盡己而後推之之説至于不得已而加刑於人亦非其所不欲者此則殺之不怨利

之不庸聖人功化之極非學者之事矣此帝王之學夫子之所以傳授心法切要之言而程朱之發明者為尤切矣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朱熹集註曰程子曰君子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

不和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

臣按脩己以敬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也語雖至約而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舉積諸此許謙曰聖人言脩己以安百姓而程子乃言上下一於恭敬蓋治道非一人所獨成必君臣上下皆能恭敬然後有天地位以下之應臣以為程子之言乃本於書臯陶謨所云同寅協恭者也唐虞之世君

臣之際可謂上下一於恭敬矣由堯舜之允執厥中者有以感發而興起之也此程頤所謂體信達順之道也堯曰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舜曰濬哲文明溫恭允塞此又程子所謂聰明睿知皆由此出也堯舜猶病乃自視歉然不足之心至於天地位萬物育而不敢謂已治已安者也以西銘乾父坤母民胞物與之理推之而事天饗帝一存心養性之學問矣

中庸第一章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真德秀曰致中和之所以用功不過曰敬而已不睹不聞而戒懼靜時敬也慎獨動時敬也靜無不敬所以致中動無不敬所以致和自然天地位萬物育如洪範所謂肅乂哲謀聖而雨暘燠寒風之時若應之

董仲舒所謂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而陰陽和風雨時諸福之物畢至皆是此理

饒魯曰致中和而能使天地位萬物育是有此理但所居位有高下則力之所至有廣狹如為一家之主則能使一家之天地位萬物育為一國主則能使一國之天地位萬物育為天下主則能使天下之天地位萬物育父父子子夫夫婦婦此一家之天地位也妻子臣妾人人各得其所此一家之萬物育也一

國亦然極而至於天下然後天地位萬物育始充其量如孔子在當時雖不見位育極功然道明於萬世能使三綱五常終古不墜是即位育之極功也

臣按洪範以貌言視聽思肅乂哲謀聖其徵見於雨暘燠寒風蓋天人相感之際雖匹夫之精誠亦有可感動天地之理而天子君天下所取者大所施者博所以範圍天地之道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者其意念深摯工夫精密如中庸所謂致中

和而天地位萬物育固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
也但洪範五事並言而中庸言靜而存養則曰戒
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言動而省察則
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以五者之官其主固在乎
心而其要又在於耳目者書言惟天聰明惟聖時
憲又言亶聰明作元后朱熹説非禮勿視聽言動
亦云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工夫却易視遠惟
明纔不遠便是不明聽德惟聰纔非德便是不聽

工夫却難然則所謂聰明者正惟戒懼慎獨之極處耳君子戒懼慎獨之心即孝子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之心而已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則中和位育之事也

第二十章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辯之篤行之

臣按順親在於誠身誠身在於明善中庸或問曰

反身不誠則外有事親之禮而內無愛敬之實故不見悅然欲誠乎身又不可強取偽為也其道在乎明善而已擇善所以明善固執所以誠身然則學之欲其博問之欲其審思之欲其慎辯之欲其明行之欲其篤者皆孝子事親之事也聖人全體太極仁智勇兼備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固為從容中道矣而凡人之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則亦有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者由

此知能之良而日充之學問思辨以致其知誠篤以力其行則自明而誠其幾於聖人無難矣然則明善固所以順親而欲明善又在推吾本然順親之一念始不此之務亦所爲以順則逆焉者也

第二十七章曰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朱熹章句曰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脩德凝

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

臣按章句之義即程頤所謂合內外之道一天人

齊上下下學而上達者也其於諸儒之說亦考之而著其是正其失矣後之學者苟欲創為異論非偏於所茫然無覺則倚於其所空無所寄其諸佛老之徒與章句鄙儒也歟

孟子孟子曰無惑乎王齊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今夫弈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

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朱熹集註曰程子程頤爲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薫陶德性以進于成德不難矣

范祖禹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疎小人易親是以寡

不能勝衆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少而亂日多蓋以此也

張栻曰古之明君懼一暴十寒之為害也則博求賢才寘諸左右朝夕與處而遠佞人所以養德也然其要則在乎專心致志而已專心致志學之大方居敬之道也

臣按孟子此論雖為齊王而發實格心養德之要言也夫人雖或生質之美而無直諒多聞益友之

助而便僻善柔便佞之徒日進於前其為伐性之斧斤也多矣此一暴十寒之喻所由發也又不能專心致志而學焉見紛華而悅見异物而遷此所以有鴻鵠將至之喻也一介之士其於學問如此尚不能有所成就而況帝王之學乎說命曰爾交脩予周頌佛時仔肩此可為求助於賢人法也說命曰予惟克邁乃訓周頌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此可為自盡其心志者法也孟子之言亦

與相表裏者矣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

朱熹曰湯武聖人孟子猶說湯武反之也反復也反復得這本心如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只為要存此心觀旅獒之書只受一犬而反復切諫以此見欲之可畏無小大皆不可忽

臣按天人理欲相為消長道心微而難存人心危而易動必也誠立而實體安固明通而實用流行

則先儒所謂不止於寡而存矣然而耳目口鼻四支之欲固有枯槁寂滅深拒固閉之而不得者故佛氏言絶而吾儒言節絶則一槩拘束強制之矣而其說又以爲一根得圓通六用成休復究亦不離乎六根之用也節則寡之謂也然而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以防其邪僻昊天曰明昊天曰旦以儆其逸豫涵養純熟清明在躬不藉拘束強制而發皆中節矣善乎胡炳文之言曰孟子一書三養字

皆切要語曰養氣曰養性曰養心合而觀之氣生於理善養氣者在養性理具於心善養性者在養心心汩於欲善養心者在寡欲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心存而性存氣不必言矣合養氣養性而言養心愈知夫佛氏之說之偏也

御定孝經衍義卷五十六